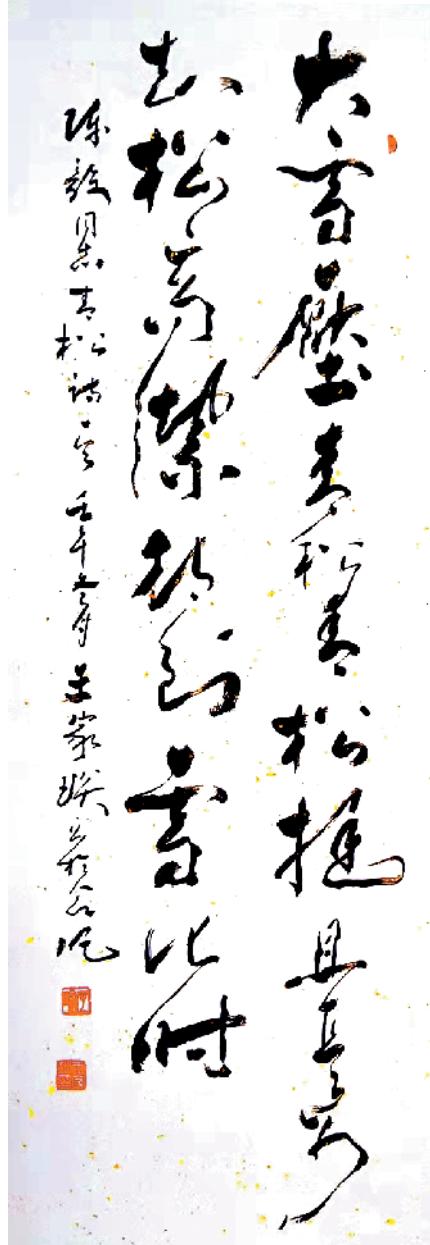


■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

2021.9.5
星期日
责编：陈福香
美编：陈凤翔
校对：池翠萍

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王世国： 我的书法启蒙老师王家琰

我家世居安徽省寿县安丰塘下，王家琰是我的从叔，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五，故我辈都称他为五叔。



■王家琰《陈毅 青松诗》行草

33岁的五叔是我的偶像

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3年，我在读初二时陪护患病的母亲到省城合肥治病。那时，他还在合肥手表厂工作，住在旧街中一座狭小的阁楼上。他见到我母子二人，非常高兴，热情款待，竟丝毫没有省城人的傲慢。阁楼虽小，但布置得整洁而又雅致，特别是墙上挂着上海名家任政写的行书横幅，以及他自己书写的条幅，遒媚秀润，甚是可人。这时他年方三十，他的书法与他的长相一样俊秀清雅，有书卷气。当时，举国书法凋蔽不堪，而我在那里见到如此墨宝，着实震撼心灵，肃然起敬。五叔知道我也喜欢书法，并且拓得寿州循理书院碑廊里的碑帖后，高兴地说：“碑廊里的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梁巘等人的书法碑刻很好，都是书法大家，你要好好临习。”无疑，他的话具有启蒙的意义，从此我临帖不辍，受益终身。

再见五叔时是1976年，我已从下放知青被招工到寿县土产公司工作，他也从那小阁楼上迁入了新居。而所谓的新居也不过是合肥市里的两小间旧平房，陈设简朴，但满屋书香。见我来到，他很高兴，拿出一本我从未见过的印刷十分精美的画册来，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赫然印着一行字：《现代中国书画展》。他兴奋地说：“这是日本出的书法作品集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第一次由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在日本举办‘现代中国书画展’，仅展出80件当代中国书法篆刻作品，安徽省只有两个人入选，就是我和司徒越，而我俩又都是寿县人。”欢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不仅为自己能够跻身于中国最顶级的书法展而欣喜，更为千年古都——寿县而自豪。晚清时江淮大地流传的“怀诗、寿字、桐文章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翻开这本沉甸甸的作品集，看到其中都是当时我国书坛上耀眼的明星，五叔的行书条幅《鲁迅·赠日本歌人》赫然在册，印象深刻，至今历历在目。那时，他还只是一个青年，但他作品的才气却扑面而来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在众多大家作品中毫不逊色。这次入

展无疑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上的地位，一举成名，在江淮大地家喻户晓。那一年他才33岁，从此成为我心中的偶像。

五叔邀请谢稚柳为我的拙著题签

五叔的命运也从此改变。不久，他便从合肥手表厂调到省博物馆工作，成为一名专业书画家。那时尚未有书画院或书协、美协，他能得此职位是许多书画家梦寐以求的。此后，无论我是在家乡工作，或是在外求学，只要得便或路过合肥，我都会去看望他，聆听教诲。每每见我来到，他和五婶都非常高兴，倾其所有招待我，还要与我小酌几杯。他挥毫作书时，我便从旁为其研墨，细心观摩，聆听他的教导，受益良多。

记得他对我说：“博物馆中有许多书画收藏，特别是董其昌在画上的那些题跋写得很好，我时常临摹。”“全国搞文物普查，谢稚柳、启功等许多书画大家都是小组成员，我陪同，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。”“现在省博物馆要到日本举办‘安徽文房四宝展览’，我有机会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，时常到谢稚柳、启功、林散之等老先生家中讨教。”试想一下，在连书画资料的印刷品都十分匮乏的年代，他能够经常看到和临摹古代名家作品真迹，又有机会陪同当代名公左右，听其谈论书画，是多么幸运啊！

1989年，我已在华南师大中文系执教，著成《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》，将要付梓之际，五叔特别高兴，挥毫为拙著题签；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他还特别邀请谢稚柳先生为我这个无名小辈的拙著题签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

他教导我“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”

成名以后的五叔并未被名气所累，止步不前。记得有一次在他家中，我们叔侄二人小酌之后，他站起来走到书案前说：“我给你写一幅字。”说罢，只见他挥毫走笔，边写边读，一气呵成：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是他



■王家琰（左）与王世国合影

乡。”作品潇洒流畅，行笔顿挫生姿，用墨苍润兼施，已看不出是学王还是学米，是临董还是习赵，面目大不同于以往。他对我说：“书法家不要过早地形成自己的风格，要不断探索，光景常新。”他还指着那幅作品对我特别强调：“用墨要苍润兼施。”这些至理名言，使我大受启发。

那时，慕名向他求书者络绎不绝。不过，每应请索他都是认真书写，绝不马虎应酬。他是把每一幅作品都当作艺术创作。我注意到，他经常书写同一内容和形制的作品。我问他为何如此？他说：“这样反复书写才能在运笔墨法、结字造型和章法布局上不断领悟和完善，用笔用墨才能达到精熟，体会更深，收获更大。”可见他用心良苦，也使我顿悟个中奥妙。他常说：“艺术家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；没有好作品，你吹得再大、叫得再响，还是等于零。”

2017年，我著成《书法非常道》一书，五叔欣然为拙著题签。该书出版后，我返乡至合肥，去看望他。哪知他早已为我榜书“书法非常道”五个大字，老辣苍雄，笔力扛鼎。这幅八尺条屏，我俩合影时举过头顶还不能完全展开，足见对我的厚爱。如今，五叔王家琰已达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的理想境界，可他依然有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与活力，我觉得他依然年轻。

广州美协副主席朱光荣： 老师鞭策我，师法最高方有收获

从艺数十年，我有幸跟随了不少老师，每位老师都有非常出彩独特之处。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启迪和智慧。像卢延光老师，他的为人和从艺的态度，给了我的艺术创作之路的起步助推。广州美院国画系的老师们，也给了我很多技艺上面的辅导和促进。而美院毕业后遇到的王孟奇老师、陈钰铭老师、赵准旺老师，都有他们各自不同让我敬仰和佩服的地方。如钰铭老师的勤奋和苦学，准旺老师的为人着想和眼界开阔，都引领着我不断摸索向前。而让我不断提升进步空间和对我影响最大的，当属满腹才华的江南才子王孟奇老师了。

王老师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国画家，他是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学术带头人。他的中国画水平和对他

中国画的理解均非常精湛，而且非常高，对整个画坛的现状及发展方向有着他的明确看法，也有着高屋建瓴的见解。我有幸从美院毕业后便遇见了刚调到广东画院的他，从而能够追随着他学习近三十载。他的纵横对比观，对艺术的透彻认识，更让我明白了江苏画坛为什么底蕴如此深厚！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画的大师们，绝大部分来自于江苏和浙江，因为江南的艺术氛围太浓厚，传统的根基太深厚。我在美院求学时有些感到困惑不解的事情都在王老师面前迎刃而解。

在他面前，我总觉得自己有着太多的不足，总觉得王老师还有很多知识给我灌输，也更坚定了我从事中国画必须从学术含量最高的文人画方向不断深

耕磨练的决心。孟奇老师也是齐白石入室弟子陈大羽先生最为喜爱的高足，他的绘画，主要营养来自于八大山人和齐白石，这两位也是他最为推崇最为景仰的巨匠。因为他的眼光非常孤高，洞见也是非常高深，因此去到哪里办展都有贤达智慧的画坛高手去细细品鉴其佳作。但是他并不是像大多数画人一样用勤奋耕耘这种态度去创作，而是用大多数的时间从睿智的角度出发去思索绘画如何发展，如何提高，如何不断地迈入出尘境界。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很多有益的营养，也鞭策着我时时警醒自己，必须师法最高处，方有收获时。有这样的老师授业传道是我的幸运！有这么多的老师启迪我是我的幸福，我会永远珍惜并永远回忆。

■朱光荣
云峰诗意图